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姻緣傳
第八十四回 童奶奶指授方略 駱舅舅舉薦幕賓

笑彼鄉生，目不識丁。援例坐監，乍到北京。
指與正路，說透人情。幾乎躁死，極弔眼眼。
幕賓重客，不肯躬迎。呼來就見，如待編氓。
這般村漢，玷辱冠纓。繳還紗帽，依舊深耕。

諸事不解，一味村行。若非丈母，心地聰明。

童奶奶說狄希陳道：「你一個男子人，如今又戴上紗帽在做官哩，一點事兒鋪排不開，我可怎麼放心，叫你兩口兒這們遠去？你愁沒盤纏，我替你算計，家裡也還刷括出四五百銀子來。問相太爺要五百兩，這不有一千兩的數兒？你一切衣裳，是都有的，不消別做，買上二十匹尺頭拿著。別樣的小禮，買上兩枝牙笏，四束牙箸，四副牙梳，四個牙仙；仙鶴，獬豸，麒麟，鬥牛補子，每樣兩副；混帳犀帶，買上一圍；倒是劉鶴家的好合香帶，多買上幾條，這送上司希罕。象甚麼灑線桌幃，坐褥，帳子，繡被，繡袍，繡裙，繡背心，敞衣，湖鏡，銅爐，銅花瓶，湖綢，湖綿，眉公佈，松江尺綾，湖筆，徽墨，蘇州金扇，徽州白銅鎖，篋絲拜匣，南京縐紗；這總裡開出個單子來，都到南京買。如今興的是你山東的山繭綢，揀真的買十來匹，留著送堂官合刑廳；犀杯也得買上四隻；叫香匠做他兩料安息香，兩料黃香餅子。這就夠了，多了也不好拿。領絹也往南首裡買去。北京買著紗羅涼靴，天壇裡的鞋，這不當頭的大禮小禮都也差不多了？你到南京，再買上好玉簪，玉結，玉扣，軟翠花，羊皮金，添搭在小禮裡頭，叫那奶奶們喜歡。

「你把當舖裡的本錢，撥五百兩給相太爺，抵還他借的那五百銀子。當舖有了相太爺的五百本錢，這不就合相太爺是伙計了？有了相太爺在內照管，咱這舖子就可以照當的，叫狄管家合小大哥開著。他劉姐也不消拖拉著個孩子過江過海的跟了你去。當舖撰的利錢兒，俺娘兒們家裡做伴兒過著，你一個做官的人，不時少不了人上京，有甚麼使用，捎甚麼東西，有個舖兒，撰著活變錢，也甚方便。

「既是狄管家兩口兒不跟你去，有家小的家人，還得尋兩房，使幾兩銀子買個全灶，配給呂祥做了媳婦，到衙裡好做飯吃，就是擺個酒兒也方便，你知道八九千以外的食性是怎麼樣的？再買個十一二的丫頭子房屋裡指使。沒的你兩口子在屋裡，清早後晌，好叫媳婦子們進去的？

「家裡他姓薛的奶奶，依著我說，不消叫他去。我倒不是為我家的姑娘。我家的姑娘，也是個數一數二的主兒，我怕他降下他去不成？可是他舅舅說的：你那官衙裡頭窄窄的，一定不是合堂上就合那廳里鄰著，逐日炒炒鬧鬧，打打括括的，那會兒你『豆腐掉到灰窩裡，吹不的，打不的』。你這不好不從家裡過去的理，你替他薛奶奶也打條帶兒，做身通袖袍兒；買兩把珠子，穿兩枝挑牌；替他打幾件甚麼花兒；再買上幾匹他心愛的尺頭；玉簪、玉結，這們小物件也買上幾件。這也見的來京裡住了這二三年，選了官回去的意思。

「你可別說不合他去，你也別說怎麼路遠，怎麼難走，你滿口只是說待他去。他說起路遠來，你說：『路那裡遠，不上二千里地。』他說路上難走，你說：『一些也不難走，你待走旱路就坐上轎，你待走水路就坐上船。』你說：『我要不是自己敬來接你，我就從京裡上任，近著好些路哩。』你可叫呂祥合小選子在他跟前說，那路夠一萬里遠，怎麼險，怎麼難走，川江的水怎麼利害，棧道底下沒底的深澗，失了腳掉下去，待半月十日到不的底哩！你可又合小廝們打熱椎合氣，嗔他多嘴。他自然疑心，就不合你去。你只帶著呂祥、小選子、狄周。還得送你到家，再帶著些隨身的行李。別的人合多的行李都不消到家。這們遠路，斷乎莫有起早的事，必是遲是僱船。張家灣上了船，你從河西游也罷，滄州也罷，你可起早到家。叫船或是臨清，或是濟寧，泊住等你。狄周送你上了船回來。我替你算計的，這也何如？」狄希陳道：「天，天！你老人家早替我鋪排鋪排，我也不消這們納悶。這就象刊板兒似的，一點兒也不消再算計，就是這們等行！」

狄希陳叫童奶奶念著，他可寫。仔細開出單來，該北京買的買了，該南京買的東西，下邊注一「南」字。照了單先替薛素姐打帶做袍，並其餘的一攬物件。再其次叫媒婆尋家人兩口子，買全灶，買使女。還叫了周嫂兒、馬嫂兒來，四出找尋。領了一個兩口子，帶著個四五歲的女兒。那漢子黃白淨細了，約有二十七八年紀，說是山東臨清州人，名字叫是張樸茂。其妻扭黑的頭髮，白胖的俊臉，只是一雙扁呼呼的大腳，娘家姓羅；女兒也是伶俐乖巧的個孩子，因是初三有新月時候生的，所以叫是勾姐。因受不的家裡後娘屈氣，使性子來京裡投親，不想親戚又沒投著，流落在京，情願自己賣身。作了三兩身價，寫了文契。狄希陳也沒叫改姓，就收做了家人。「新來媳婦三日勤」，看著兩口子倒也罷了。

次日兩個媒婆又領了個十二歲的丫頭來到，那丫頭才留了頭，者大瓜留著個頂搭，焦黃稀稜掙幾根頭髮，紮著狗囊兒大的個薄揪，新留的短髮，通似六七月的栗蓬，顏色也合栗蓬一樣；舊顏色的臉兒，窪塌著鼻子，扁扁的個大嘴，兩個支蒙燈碗耳朵；腳喜的還不甚大，剛只有半截稍瓜長短。穿著領借的青布衫，梭羅著地，一條借的紅絹裙子，係在胳膊窩裡。

兩個媒人合他的娘母子，外頭跟著他爹。周嫂兒叫了那丫頭替童奶奶磕頭。那丫頭把身子扭了扭，不肯磕頭。他娘說道：「這孩子從小兒養活的嬌，可是說的象朵花兒似的，培養了這們大，說不的著了極，只得割捨罷了。」童奶奶道：「這孩子不好，我嫌醜。你還揀俊些的領了來。」寄姐道：「醜俊到也別管他，待要看娘子哩，要俊的？醜的才是家中寶哩。」他娘道：「這孩兒，不當家，那裡放著醜！這要生在大人家，搽胭脂粉兒的，再穿上綢緞衣裳，戴上編地錦雲髻兒，這不象個畫生兒哩？」寄姐說：「好畫生兒！年下畫了來，貼在門上。你說多少錢？我好還你。」他娘說：「價錢有幾等說哩：帶出去合不帶出不同；或留在房裡用，或大了嫁出去，又另一說。」

童奶奶說寄姐道：「俺小姑娘，你待怎麼，只是要他？叫他說的割磔殺我了！」寄姐道：「我媽，你管我怎麼！醜不醜在我！你沒聽說俊的惹煩惱麼？你說賣的實價兒，別要管我，我只是要。」他娘道：「這孩子今年十二了，你一歲給我一兩五錢銀子罷。」寄姐道：「你汗驚了，說這們些！」他娘道：「好奶奶，這十八兩銀子說的多麼？應城伯家要這孩子做通房，情願出我二十五兩銀。我不合那大勳臣們打結交。周嫂兒合馬嫂兒，你沒見麼？」

周嫂兒道：「這裡偏著不做房裡的，你說十八兩也忒多了點子。你就擦頭皮兒來。」童奶奶道：「擦頭皮兒得二兩銀子。」寄姐道：「二兩他也不肯。就給你四兩。俺是京裡人家，這待往任上去哩，做完了官就回來。這二位老奶奶還在家裡不去，這是不帶出去的。這房裡只我自己一個，還閒得腥氣哩。不用他做通房，使他到十七八，嫁出他去。就是這們個價兒，你賣不賣憑你。實說，我喜你這孩子醜，襯不下我去，我才要他哩。要是描眉畫眼的鬼伶精兒，我不要他呀！」他娘道：「我看奶奶善靜，不論錢，只管替孩子尋好主兒。奶奶，你看我容易，給六兩罷，我讓奶奶十二兩銀。」

媒婆說著，做五兩銀講說停妥。叫他老子外頭尋人定立文契，家裡先管待媒婆合丫頭娘兒們吃飯。還沒吃了，丫頭的老子也沒寫成文書，拍搭著那中門，只說：「領出孩子罷，我不賣了！」兩個媒婆慌忙出去，說道：「這們好良善人家，給你的銀子又不少，你變了卦，是為怎麼？」他老子道：「好良善人家！你這媒婆們的嘴，順著屁股扯謊，有個半邊字的實話麼！虧我外頭去尋人寫文書；要不，這不生生的把個孩子填到火坑裡來了！」寄姐道：「快叫他領了去！不賣就罷，有這們些扶聲噪氣的！『王媽媽背廂兒』，快替我離門離戶的！」

兩個媒婆對他娘說道：「你老頭子不知外頭聽了誰說的話，這們等的。這是我們幾十年的主顧。俺們住錦衣衛駱爺房子的，這是駱爺的妹子，俺們叫『姑奶奶』哩。這狄奶奶是姑奶奶的女兒，我們叫『姑娘』，為狄爺做了官，我們才叫『狄奶奶』。這狄奶

奶，俺們看生看長的，真是個螞蟻兒也不肯捨殺了；蠍子螫著他老人家，還不肯害了他性命，叫人使箸夾到街上放了；蝨子臭蟲，成捧家咬他老人家，他老人家知道捨殺個兒麼？」寄姐吆喝道：「罷！老婆子沒的浪聲，我怎麼來，就有成捧的臭蟲蝨子咬我？又咒罵叫蠍子螫我！叫他領著丫頭夾著屁股臭走！我路上揀著好的買！」他娘領著那丫頭，兩個媒婆也跟了出去。寄姐道：「兩個媒婆媽子還沒吃了飯哩，打發他出去，回來把飯吃伶俐了去。」

周、馬兩嫂兒送他出去，待了老大會子，回來說道：「你說這人扯淡的嘴不惱人麼！他尋人寫文書去，不知甚麼爛舌根的，說咱家裡怎麼歪慳，怎麼利害，丫頭買到家裡，沒等長大就要收用，丫頭不依，老婆漢子齊打，緊緊兒就使繩子勒殺，勒的半死不活的，釘在材裡就埋。娘老子來哭場，做美兒送到察院裡打個臭死，歪捏卷兒還賴說許了銀子，迫的人賣房賣地，妻零子散的哩！」童奶奶道：「這不可惡，屈死人麼！他說是誰說的？這只該合他對個明白；要不，往後來怎麼再買丫頭？他見我使的小玉兒，我全鋪全蓋的陪送他出去，這是誰家肯的？你兩個剛才就該根問他個的實。你說：『你聽的誰說來？咱合他對去。』對出謊來，打他那嘴！」

周嫂兒道：「俺兩個可是沒再三的問他？他秦賊似的肯說麼！只說：『給我一千兩銀子，我只不賣死孩子怎麼！』可是氣的俺沒那好屎臭的唾沫，老婆漢子一個人噙了他一臉。俺說：『你既不賣給他孩子，你可別誑他的飯吃！』他說：『已是寫文書講就了，誰知道俺那忘八聽人的話來？』寄姐道：「咱這左近一定有低人，看來買丫頭買灶上的，他必定還破你。已後往那頭舅爺家說去，我叫那低狗攬的沒處去使低去！」周嫂兒兩個道：「這好，俺有相應的，往那頭說去；說停當了，俺自己還不來哩，只叫舅爺家使人來說。我叫那歪砍半邊頭的只做夢罷了！」童奶奶叫人把那飯從新熱了熱，讓他兩個吃完，囑付兩個上緊尋人。「你狄爺的憑限窄逐，還要打家裡祭過祖去，這起身也急。辛苦些兒，說不的多給你點子煤錢，就有你的。」兩個媒婆作辭謝擾而去。

到了次日午後，只見駱校尉家差了個小廝林鶯兒來到，說：「周嫂兒說了個灶上的，倒也相應，請過姑奶奶去商議哩。」童奶奶連忙收拾了身上，僱了個驢，一溜風回到娘家。駱校尉接著，讓到家裡，問說：「姑娘還待買個灶上的哩？」童奶奶道：「孩子千鄉百里的去，你知道那裡的水土食性是怎麼樣的？不尋個人做飯給他兩口兒吃麼？」駱校尉道：「這丫頭可那裡著落他哩？沒的放在外甥房裡？」童奶奶道：「算計配給呂祥兒罷。」駱校尉道：「我只知道有個呂祥兒，我還不知道這呂祥兒是他狄姑夫的甚麼人。」童奶奶道：「是個廚子。那答他不跟著個尤聰麼？敢仔是尤聰著雷劈了，別尋了這呂祥兒，一年是三兩銀子的工食僱的。如今咱家有人做飯，這些時通當個自家小廝支使哩。」

駱校尉道：「姑娘，你凡事主意都好，你這件事替他狄姑夫主張的不好。買一個全灶，至少也得廿多兩銀子。他又不是咱家裡人，使這些銀子替他尋個媳婦，你合他怎麼算？」童奶奶道：「我叫他另立張文書，坐他的工食，坐滿了咱家的財禮銀子，媳婦兒就屬他的；坐不滿銀子，還是咱的人。好不好，提溜著腿子賣他娘！漢子可惡，掙出漢子去，留下老婆。」駱校尉道：「你姑娘這事不好，還另算計，別要冒失了。我相那人不是個良才，楚著個才霸子，兩個賊眼斬呀斬的。那裡一個好人的眼下一邊長著一左毛？口裡放肆，眼裡沒人，這人還不該帶了他去，只怕還壞他狄姑夫的事哩。說尋丫頭給他做媳婦兒，他曉得不曉得？」

童奶奶道：「這是俺娘兒們背地裡商量的話，沒人合他說。」駱校尉道：「要是他不曉的，爽利不消幹這事。我聽說昨日買的那個媳婦兒，也做上飯來了，他狄姑夫到家，可本鄉本地的再尋個兩口子家，也儘夠用了。呂祥兒帶去也得，不帶去也得。」童奶奶道：「一人不敵二人智，哥說的有理。咱回了他，且不尋罷。」童奶奶坐了會子，吃了飯，走到口兒上，騎了個驢回家去了。將駱校尉的話對寄姐、狄希陳說了，止了不尋全灶。

這呂祥雖是正經主人家沒合他當面說明，家裡商量，窗外有耳，自然有人透漏與他知道。見寢了這事，大失所望，作孽要辭了狄希陳回去。狄希陳怕他到家再象相旺似的，挑唆素姐出馬，這事就要被他攪亂的稀爛，只得再三的留他。他說：「我家放著父母兄弟，我不千鄉萬里的跟著遠去。」見狄希陳留他，他說：「必欲叫我去，一月給我一兩銀子，算上閏月，先支半年的與我，我好收拾衣裳。」狄希陳道：「就是路遠，難道從三兩就長到十二兩麼？給你六兩銀罷。」呂祥不肯。童奶奶道：「八九千里地跟了去，十二兩也不多，給他也罷。」呂祥道：「童奶奶可知道人的艱苦。要不是路遠，我也不爭。」就鷹撮腳跟住狄希陳，當時支了六兩文銀，買的缸青做道袍，並一切夾襖鞋襪之類；常對了小選子合張樸茂面前發作，說道：「尋全灶與我做媳婦兒，不知怎麼算計，變了卦，不給尋了。我看著這一家子的刀把子兒，都是我手裡摺著哩！我只到家透出一點風信兒來，我叫到任去的到不成任，做奶奶的做不成奶奶！咱把天來翻他一翻！」

小選子合張樸茂的媳婦到後邊對著童奶奶合調羹說了。童奶奶道：「虧了倒底男人的見識眼力比婦人強。他舅爺說他不是好人，果真不是好人。差一點兒沒吃了他的虧。但只算計的這個法兒，也毒得緊，這到叫人難防備哩！」後來童奶奶對了駱校尉告訟，駱校尉鼻子裡冷笑了一聲，說道：「一些也沒帳！你們如今且都依隨著他，臨期我自然叫他學不的嘴，弄不的手段。」此在後回，這且不消早說。

一日，駱校尉到了狄希陳家，小林鶯拿著個青布表藍杭綢裡子的帽套囊子。駱校尉接過帽囊取出一頂貂皮帽套，又大又冠冕，大厚的毛，連鴨蛋也藏住了，一團寶色的紫貂，拿在手裡抖了一抖，兩隻手掙著，自己先迎面看了一看，問狄希陳道：「姑夫，你看這頂帽套何如？」狄希陳道：「好齊整帽套！我京裡也看夠了幾千百頂，就只見了兵部職方司老吳的一頂帽套齊整，也還不照這個前後一樣，他那後邊就不如迎面的。」

駱校尉道：「窮舅沒甚麼奉敬，賀禮贖儀，都只是這頂帽套。姑夫留著自己用，千萬的別給了人。我實合你說：你留著自己戴，憑他誰的比不下了你的去；你要給人，叫人看出破綻來，一個低錢不值。你說這帽套前後都一樣，你說老吳的帽套後頭不如前面的，這你就是認得貨了的。老吳的帽套，是三個整皮子揀一個好的做了迎面，那兩旁合後邊的自然就差些了。這帽套可是揀那當脊梁骨上一色的皮毛，零碎攢夠了，合了縫做成的，怎麼得前後不一樣？這拼湊的，你就是呂洞賓、韓湘子也認不出來，誰不說是頂一等的好帽套！你要給人，叫人看出來，一個屁也不值了。這不容易，這是好幾年的工夫哩。姑夫，你到明日叫人做帽套呵，你可防備毛毛匠，別要叫他把好材料偷了去。這帽套，你姑夫至少也算我一斤銀子的人事哩。」狄希陳道：「我沒一點什麼兒孝敬大舅，怎好收這們重禮，多謝！我自有補報。」

駱校尉又問：「一切事體，都收拾了不曾？」狄希陳說：「事體都也有了眉眼。昨日給了憑科裡四兩銀子，央他憑上多限發兩個月。還沒得往張家灣灣船去哩。大舅，你要沒勾當，拿幾兩銀子騰挪點工夫替我跑一遭去。」駱校尉道：「你這得個座船兒才好。使幾兩銀子買勘合兒，路上好走。有竟到四川的船，更方便些；沒有竟去的，僱到南京再僱也好。」狄希陳道：「這僱船的事，央了大舅應承去了，只當這件事也算完了。要緊的，待請個人兒，還尋不著哩。」駱校尉道：「這到是難處的事。怎麼說呢？你要是甚麼大官，衙門事多，有來路，費二三百兩請一個大來歷的去。你這首領衙門，事也看得見，來路是看得見的。要是銀子少了，請出甚麼好的來？提起筆拿搨不出去，這倒不如不請了。怎麼得肚裡又有勾當，價兒不大多的，這們個人才好。也只是嫌路遠哩。」

狄希陳道：「說不的這一件事也仗賴大舅替我做了罷。」駱校尉道：「這事該央央相大爺。他有甚麼相處的妥當人兒，舉薦個兒就好。我就打聽有了人，那人的肚子裡的深淺，我也不知道甚麼。這北京城裡頭上頂著一頂方巾，身上穿著一領絹片子，誇得自家的本事通天徹地，倒吊了兩三日，要點墨水兒也沒有哩！我想起一個人來，他不知還在京裡沒，我尋他一尋去。要是這人肯去，倒是個極好的人。」狄希陳問道：「這人姓名誰？何方人氏？」駱校尉道：「等我尋著他，合他說了，待他肯去，再與你說不遲。要是尋不見他，或是他不肯去，留著氣力暖肚子不好，空說了這長話做甚麼？留駱校尉吃了酒飯，要辭了去，尋訪這人。」

原來這人姓周名希震，字景揚，湖廣道州人，一向同一個同鄉郭威相處。郭威中了武進士，從守備做起，直做到廣西征蠻掛印總兵，都是這周景揚做人幕之客，相處得一心一意，真是知無不言，言無不盡。後來苗子作亂，郭大將軍失了一點點的機兒，兩廣

總督是個文官大臣，有人庇護，脫然就了事，單單的把郭大將軍逮了進京。郭大將軍要辭謝了周景楊回去。周景楊說道：「許多年來，與人共了富貴安樂，到了顛沛流離的時節，中路掉臂而去，這也就不成個鬚眉男子。況且他是武將，若離了我這文人，孤身到京，要個人與他做辨本揭帖，都是沒有人的。」於是連便道也不回家，跟隨了郭大將軍一直進京。郭大將軍發在錦衣衛勘問，得了本揭，做得義正辭嚴，理直氣壯，僅僅問了「遣戍」。奉旨允了部招，正還不曾定衛。後來刑部上本將郭大將軍定了四川成都衛軍，拘僉起解。郭大將軍心裡極是難捨，怎好又煩他遠往蜀中？且是一個遣戍的所在，那裡還措得修儀謝他？這周景楊又要抵死合他作伴，說：「你雖是遣戍，你那大將的體面自在，借了巡撫衙門效用些時，便可起用。這必須還得用我商議才好，我何忍不全始終？」所以都彼此主意不定的時候。原來郭大將軍每在錦衣衛審訊的時候，駱校尉見這周景楊竭力的周旋，後來問知是他的幕客，著實欽服他的義氣，與接談敘話，成了相知，於是要舉薦了他同狄希陳去。打聽得他住在湖廣道州會館，敬意尋到他的下處。事該湊巧，可的遇見他在家中。駱校尉圍圈套套說到跟前，他老老實實說了詳細，慨然應允，絕沒有扯一把，推一把的套辭。

駱校尉道：「既蒙俯就，將修儀見教個明白數目。」周景楊道：「我相隨了郭大將軍約有一二十年，得他的館穀，家中也有了幾畝薄田，倒不必有內顧，只夠我外邊一年用的罷了。大家外邊濃幾年，令親升轉，舍親也或是遇赦，或是起用的時候了。」駱校尉道：「這是周爺往大處看，不爭束脩厚薄的意思了哩。周爺也得見教個數兒。」周景楊問道：「令親家裡便與不便哩？」駱校尉道：「往時便來；如今先丟了這一股援中書的銀子，手裡也就空了。」周景楊道：「我專意原為陪舍親，令親倒是捎帶的，八十也可，六十也可，便再五十也得，這隨他便罷了。若是有我在內照顧，多撰幾兩銀子，倒也是不難的。」

又問道：「令親在山東城裡住，鄉里住？」駱校尉道：「舍親居鄉住，說那鄉的地名叫明水，說也是山明水秀的所在。」周景楊道：「山水既秀勝，必定人也是靈秀的；不然，若是尋常鄉里人家，便要有村氣。人一村了，便就不可相處。令親是秀才援例，還是俊秀援例？」駱校尉道：「舍親原是府學生員援的例。如今管街道的工部主事相爺就是舍親的表弟。」周景楊道：「既蒙下顧，小弟就是這等許了；但要說過，到成都，令親凡事，小弟一一不敢推辭，卻要許我不時到舍親那邊住的。但得令親與舍親同行得更妙。令親想定是帶家眷的，還是水路，還是旱路？」駱校尉道：「舍親帶有家眷，算定要從水路去，但還不曾寫船。」周景楊道：「我勸舍親必定也還帶房家眷，或是附在令親船上，或是各自僱船，我們再另商議。」駱校尉道：「舍親冒了個富家子弟，從不曾出外，小弟極愁他，放心不下。今得周爺這們開心見誠，久在江湖走的，況且又有郭爺結了相知，小弟就放心得下了。小弟暫別，回了舍親，另擇吉日，專來拜求。」

辭去，回了狄希陳的話，將周景楊的來歷始末，說的那些話，並定的束脩數兒，都一一說了。狄希陳倒也喜歡，只說到那八十兩束脩的去處，打了一個遲局，說道：「俺那鄉里程先生這們好秀才，教著我合表弟相觀皇，兩個妻弟，一年只四十兩銀子。別說教書使氣力，只受我那氣，也四十兩銀子，也就不容易的。這就比程先生多兩倍子哩。且是程先生四十兩束脩，俺三家子出。這止我一個人出哩。」駱校尉道：「怪道他問你鄉里住，城裡住，是秀才援例，是白丁援例，恐怕你村！你果就不在行了。你還使四十兩束脩請程先生去罷怎麼！相大爺怎麼也不請程先生，又另使二百兩銀子請幕賓哩？」狄希陳道：「我是在口之言，既大舅許過他這些，咱就給他這些罷。叫他多管來，我看他看是怎麼個人，咱好留他的。」駱校尉道：「你姑夫這話梆下道兒去了！一個幕賓先生，你叫他來看看！你當是在鄉里僱覓漢哩？你去合相大爺商議，該怎麼待，你就依著行罷。我如今也沒工夫，等下回與你再議。」